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六十二回 萬里故鄉還鬆楸展拜 一聲河滿子涕淚難禁

且說夢鸞小姐不意中會著寇生，心上又驚又喜，矇矓一夜，至次日五鼓起身梳洗，傳令回兵。眾將齊集帥府，石總鎮設宴餞行。小姐派驍將十員行監金太子壽山，吩咐小心仔細；將汪國恩打入囚車，令兩員健將、五百兵丁圍隨防護。駝驕一乘，假公主乘坐，四個老兵服侍。呼、鄭二人押著貢禮，孟昶、焦榮分為兩翼，健將副將等管前哨糧草。派畢起身，響炮出城。石總鎮率眾送出十里之處，方告辭回去。小姐調動人馬，離了雁門關，竟奔東京大路而來。得勝的兒郎歡似虎，鞭敲金鑼凱歌聲。歡歡喜喜登途路，說說笑笑奔東京。怎見回兵人馬勝，形容幾句百花名：牡丹花掌中軍傳下號令，芍藥花看寶印緊緊隨行。月季花分兩邊忽開忽落，錦被花遮南北萬紫千紅。芙蓉花似盃纓朵朵垂穩，珍珠花如鎧甲粒粒鮮明。海棠花繡征袍嬌嬌嫩嫩，水仙花對寶鏡冷冷清清。金盞花釘微裙銀釘高卦，蔓花丁香扣拌甲絨繩。海棠花落鞍上雙環鳥翅，鳳仙花盤盃頂五色文明。木樨花作兵車裝糧運草，馬纓花懸馬項權作鑾鈴。瑞香花分隊伍調開大哨，薔薇花排左右陣陣香風。蜀葵花恰好似鵝黃傘蓋，木筆花不亞如槍劍鋒稜。鷹爪花像飛抓稍帶馬後，石榴花旌旗上綠葉朱紅。玉蘭花染就的七星號帶，臘梅花刻成的銀嵌鞍龍。玉簪花插滿壺影翎密擺，金錢花馬蹄下落地無聲。碧桃花分五色旌旗亂舞，繡球花白如雪萬點流星。扶桑花捧太陽西方墜落，茉莉花天色晚安下連營。萱草花盼子回心酸杏子，夜合花望郎歸細數桃紅。荷包花無心帶木蘭未放，紫薇花羞插鬢鸞鏡長封。雞冠花村店中連聲報曉，虞美人望江南後又催兵。串枝蓬飛報馬來回不斷，牽牛郎夾竹桃隱在其中。五色菊十姊妹圍隨左右，白玉蓮黃金桂鐵壁銅城。穀子花打得是旗開得勝，喇叭花吹得是天下太平。徵車嚇跑爬山虎，三軍擠倒密松林。穿州過縣朝前進，曉行夜住不消停。小姐傳令行南道，意欲家鄉望一程。這日正走人來報，到了漁陽古郡城。佳人合下安營寨，狄老爺帶領同官把元帥迎。

漁陽文武兩邊跪接，請元帥進城歇馬，吩咐眾將俱各居於城外營中，白帶青梅與幾個中軍侍衛進城。到了察院，先將假公主安置後房。諸官遞手本參謁的碎話，不必細說。狄知縣犒軍勞眾，也莫泛言。

小姐晚膳已畢，同青梅悄悄商議，要出城到三里源楊夫人燒紙。青梅領命，開門出外，中軍把馬牽至後院，即便退出。青梅開好，回至房中。主僕二人改換衣裝，頭帶雁翎大帽，身穿青布號衫，足蹬薄底快靴。打扮已畢就要起身。青梅說：「且住，這口印卻交與誰好？」小姐想了一想，欲言又止。青梅說：「何不送與夫人看著去罷？」小姐一笑，回身伸手牆上摘鞭，青梅將印送至後房，交與寇爺看守。主僕從夾道至後院，牽馬出門，將門背鎖。到了紙馬鋪內，買了許多的紙錠，裝入搭連，擡在馬上一齊乘騎，穿街過巷，出了東門，從北小路而走。不多時，到了小燕山下實翁墓東，向前一看，驚訝非常。只見滿墳荒草，三四尺高，碑碣石駁，東倒西歪，樹木也被人砍伐的七長八短，祠堂行舍，土掩塵封，兩邊看墳的三間草房也都坍塌損壞。二人一齊納悶。小姐說：「二三年光景，何至如此？難道伏士仁也不修理修理？」青梅說：「他只知道敬他伏家的祖宗，那有工夫這裡用心？」小姐搖頭道：「那有此理！必有別故，等祭拜完了到家看看，自然分曉。」

說著主僕齊下馬，控好能行走進墳。金銀錢紙分開了，挨次兒擺在墳頭用火焚。也無香花茶共酒，只好是叩頭敬禮表虔心。然後祭拜楊誥命，這佳人手拍黃土淚紛紛。叫了聲親娘哭聲母：「高夢鸞二次歸家來上墳。念孩兒方交四歲娘撇了，外祖母矜母扶養長成人。十六歲回轉燕山歸故里，又遇著伏家禽獸起不仁。可憐我滿懷憤怨憑誰訴？只落得自解自勸自傷心。偏偏的天倫被害發南地，從此後兒越成了個業障根。一怒問駭害離家尋找父，耽驚冒險歷苦辛。捨死忘生因救父，精心著意訪仇人。感蒼天洪恩重祐完兒志，這而今功成奏凱轉京門。面聖龍樓參當，辯冤雪恨救天倫。我爹爹不久歸家回故里，我父女回來再看母親墳。雖然說名立功成隨素原，細思量仍是個丫頭不如人。孩兒若是個男子漢，今日裡衣錦榮歸歸這樣的尊。五鼎香花來拜掃，烈烈轟轟顯二親。不枉娘千辛萬苦把兒生下，黃泉相見也舒心。空掙了腰玉封侯虛名姓，只落得燒一張錢紙還背行人。可見是女兒到底不中用，好叫我想後思前慟碎心。你孩兒活一年來祭一歲，逢時按節拜慈親。就怕日久天長兒死去，那時節誰與雙親來上墳？那一派淒涼冷落他年況，這而今預慮先愁苦斷魂。免不了耕犁鋤破墳頭土，狐兔綻通木板門。想娘親如珍似寶把兒憐愛，體饑飽各溫存。春風還恐吹著我，紗窗兒早閉怕寒侵。微減小恙耽驚怕，忘餐廢寢與求神。一旦間飄然長逝拋我去，不念你這孽障丫頭撇了親娘呵，那是我的哥哥誰是我的弟？無姐無妹一孤身，千般苦惟有自知曉，萬種愁更有誰知音！逼真是一板之隔難再見，叫破了喉嚨母不聞。怎麼得山重見還陽草，復從泉下請慈親。抱恨終天何日了，一腔怨氣幾時伸？怕孩兒自小離娘年太幼，總在那夢裡相逢也認不真。母親哪，先靈不遠聽見否？你答應我一聲顯顯魂。」這小姐，嚶嚶大慟肝腸斷，血淚如泉把黃土陰。直哭得無情草木都知感，鳥鵲高飛不忍聞。氣短神虛無氣力，花殘柳暗減精神。香軀伏地恢恢倒，唇如靛葉面如金。背後青梅忙站起，向前來雙挽玉腕勸佳人。

青梅恐小姐哭傷身體，連忙止淚停悲，起身向前，用手挽扶，再三再四，方才勸住。小姐定性一回，起身再拜，坐於石上，歇息多時，東瞧西望，落淚不止。青梅說：「天色將晚，該進城去了。」小姐說：「咱從南路多繞幾步到麒麟村咱家門首看一看。」青梅說：「小姐既怕洩露，何必又到家中？」小姐說：「在門外望一望有誰知道？」青梅說：「鄭大叔、張和等常在門樓下坐著，要被他們看見，人不認得，這兩匹馬一定認得。」小姐說：「一過之間，那裡理會？」

說話未了，主僕上馬，加了兩鞭，登時來到。遠遠望去，就覺詫異，及至到了跟前，一發令人驚疑。只見牆壁倒塌，房屋與花園中的台亭樓閣，全然不見了，只有那座府門不曾大損，也是塵蒙土罩，上面還懸著個鎮國府的匾額，金字模糊，蛛絲掛滿。望裡觀瞧，破磚碎瓦處處縱橫，樹木花卉，摧殘零落。周圍一望，連個人影也無，方知已被水災。小姐大驚道：「莫非合家人都被水沖去了不成？」因下馬坐於石上，東瞧西看，這一番淒涼光景，更令人感歎增悲。青梅見紫竹庵後山坡上有幾個牧童在那裡放牛，遂道：「我到那裡問問便知分曉，遂去了一回，走來說：『何曾不是？去年夏間雨多，一連下了半月，山水暴泛，把這一莊連房帶人衝了去了。咱們這房舍高大，還落了個基址。那小戶人家連影兒也無了。』」小姐聽畢，想起夫人與鄭昆夫婦及眾僕人，不由得紛紛落淚，長歎道：「太太雖然耳軟，待我之意未嘗不慈，只說有日重逢，不意遭此天災，未知屍歸何所，實令人慟中生慟。」說著，淚如泉湧。青梅也傷感不已。主僕泣了多時，青梅忽笑道：「別人我不疼，只可惜我蜂姐姐那身的肥肉，被魚鯨蝦蟹等分而食之了。」小姐道：「人死不記惡，出言戲侮，最是口過，以後不可如此。」青梅說：「是，是，我還感念伏相公的恩德，不是他趕出咱娘兒兩來，少不得也是遭一難。」小姐說：「死生在天，豈由人力，不該死時亦無妨。」青梅說：「我想伏相公真是個有福的。」小姐說：「怎麼見得？」青梅說：「剛出了鎮國府，又住水晶宮，不是個有造化的嗎？」小姐不覺大笑道：「我方才說那個來？」青梅方要開言，只見東南小路上來了一個婦人，年約三旬以上，手帕包頭，白裙束腰，慌忙走至前面，止住腳步，把他主僕上下看了一看，向前萬福，問道：「二位將爺，這位平北元帥老爺可管民間的詞訟麼？」小姐兒見他來意苦惱，言語有因，遂答道：「元帥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，民間詞訟怎麼不管？」婦人說：「大人如今在那裡歇馬？」青梅說：「就在城中察院。大嫂有何冤枉，要見帥爺？」婦人目中落淚說：「奴家丈夫被人害死，又要害我，幸得脫身，急急逃來，欲去喊冤告狀。」小姐說：「清平世界，竟有這不法之事？我二人便是帥爺貼身內侍，你且把緣由說明，我們替你稟帥爺，明日你去喊冤，帥爺一定准狀。」婦人拜謝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啣感無盡！帥爺若問這件事情，卻有三四個人命在內！」

婦人說：「奴家住在合和堡，丈夫毛顯是家丁。主人豪富稱員外，膝下有個女花容。招贅伏准為夫婦，這姑爺身在貴門是相公。如花無恥行苟且，先奸後娶把人蒙。新婚未久反了目，時常打開兩相爭。自己夫妻如陌路，那賤人單喜姦夫尤臨生。伏姑爺貿易江南去，去年仲夏轉回程。買了兩個青樓女，杏花使女鬱蓮英。毛氏聞知心氣窄，陰毒惡婦太絕情。差遣毛顯下毒藥，吾也曾攔阻兒夫奈不聽。上米倉藥死勞動伏秀士，那惡婦反倒誣告鬱蓮英。海棠至今在監內，姦夫淫婦倒安平。」小姐聽到這句話，眼望青梅歎一聲，二人彼此將頭點，暗叫蒼天好報應。開言又把婦人問：「你丈夫何人害死赴幽冥？」（似有缺文）「謝氏打天靈把命

傾。屍首推入澆花井，二人定下計牢籠。又把奴家囚禁起，意欲剪草把根清。」婦人含悲說至此，梅女起齒開言問一聲。

「這話令人難解。你丈夫既是他的心腹，與他作這樣大事，他該另眼看待才是，為何反到害他？」小姐說：「何用猜度，我已明白了八九。他丈夫替毛氏作了這事，自恃拿住把柄，在他面前倨傲無禮，更加索詐，毛氏自然不平，厭恨在心，又圖滅口，才下了這般毒手，是呵不是？」婦人說：「將爺明白不差，果是如此。」小姐說：「他們害你丈夫，自然是背人而作，你又怎麼知曉？」婦人說：「他房中使女蝴蝶親口告訴我的。」小姐說：「丫環既是貼心之人，怎麼肯泄他的密事？這也必有一段隱情在內，你既要鳴冤，求我們轉達帥爺，須要確實相告。此乃命案重情，倘有一字虛言，帥爺見怪，我二人擔當不起。」謝氏說：「不敢相瞞。因那蝴蝶與我丈夫有舊情，未娶小婦人之先，他們早已約為夫婦，近來我夫因持了這個把柄，前者帶酒竟向如花要蝴蝶為妾，還要三百兩銀子的嫁妝。尤光是不肯捨那蝴蝶丫頭，毛氏是不捨銀子，敢怒而不敢言，用話把他穩住，暗暗害了。」小姐說：「卻是怎麼害的？」婦人說：「一日晚間，毛氏叫我丈夫次日一早往上海倉某舖中去取銀五百兩，這是同著小婦人說的。到了天黑的時候，背著我把我丈夫叫至後園，尤光、毛氏同坐堂中共飲，賞我丈夫許多酒吃。尤光悄從背後用大石擊在頭上，登時打死，就勢擱在井中。就是蝴蝶在旁親見。次日至晚，毛氏聲喊起來，說我丈夫拐去他的銀子，將小婦人囚禁起來，意欲餓死，剪草除根，永除後患。多虧蝴蝶偷出鎖匙，將我放出。所以急急跑來審冤告狀。」

小姐點頭，又問著道：「你伏姑爺是那裡人氏？」婦人用手指著道：「就是這鎮國府高夫人的家下姪兒。」青梅說：「毛氏待高夫人如何？」謝氏見問，口中歎氣，叫聲將爺。

謝氏說：「能還提起當年事，倒叫那無子之人心內傷。高夫人只因無子把姪兒繼，把望著知疼著熱兩相幫。不料娶了這不賢的婦，剛一見面就鬧了饑荒。那一日這般如此將刁放，把一個高夫人氣了個面焦黃。打鬧一場回家去，再也不上麒麟莊。」青梅說：「你們姑爺怎麼樣？」謝氏說：「瞞神弄鬼兩兒央。」小姐說：「伏生江南買的妾，大嫂方才說什麼海棠？」婦人說：「將爺即問詳中細，聽我從頭表一場。鬱氏蓮英青樓女，他本是仁和縣裡有名娼。風流美貌通詩畫，花案頭名號海棠。只因暗受情人定，閉門謝客要從良。鴛兒設計將他賣，我那倒運姑爺上了莊。不惜重價將他買，見面之時鬧饑荒。碰破腦袋要尋死，伏姑爺口是心非用計誑。一路上虛情假意將他哄，分住前艙後艙。剛至家門出了事，毛如花拿著人家頂了缸。」小姐聽畢將頭點，腹中暗暗自思量：

「聽他所言名與姓，一定是野青園中那紅妝。」復又開官呼大嫂：「你可知高夫人如今在那裡？」那婦人說：「自從那日姑爺死，毛如花送信通知到這莊。高夫人奔至合和堡，看見姪兒哭幾場。發引已畢回家去，此後無信音渺茫。去年夏間泛洪水，衝了這附近幾村莊。這不是家園宅舍隨波去，那夫人伶仃孤苦實堪傷。同著那任媽奔至合和堡，毛如花閉門不納狠非常。可憐他灰心喪氣回家去，聽得說拆樓賣木度時光。到後來家無生計貧難過，未知如今流落到何方。」小姐聽他言此話，心中又慘又悲傷。想想伏生點點首，念念夫人暗叫娘。三人說了時多會，只見那鬆梢影裡下夕陽。